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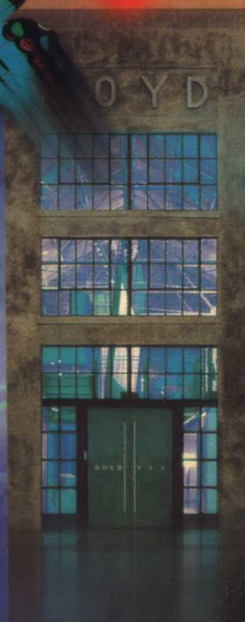
惊

魂

JINGHUN

吊在空中的眼睛

悬疑惊险小说
系列



【注意】

被囚禁的灵魂

葛冰 作
力作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惊

魂

吊在空中的眼睛

悬疑惊险小说
系列



【注意】

被囚禁的灵魂

葛冰 作
力作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吊在空中的眼睛/葛冰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1999. 7

(悬疑惊险小说系列)

ISBN 7-5007-4735-7

I. 吊… II. 葛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5530 号

插 图: 武凯军

责任编辑: 蔡国筠

悬疑惊险小说系列

吊在空中的眼睛

葛 冰 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: 100708

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4.25 印张 1 插页 57 千字

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本次印数: 11,000 册 定价: 4.70 元

ISBN 7-5007-4735-7/G · 3527

凡有印装问题, 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

悬疑惊险小说系列

屋顶上的脸

神秘的灰楼

★吊在空中的眼睛★

夜上灵车

午夜十二点

……恍惚中，我看见黑色的大柜子前，漂浮着四双小灰鞋……

—

一切怪事全是由我的眼睛引起的。

那天下午放学后，我在街上的眼镜店门口听眼镜店老板讲故事。他是个脸色红润的中年胖子，除去卖眼镜，肚子里还有很多趣事。这回，他讲的是关于一个“神秘的眼镜”的故事。

胖老板说：“这事是真的，我们祖上一直开眼镜店，曾经遇到过一副很怪异的眼镜。戴上这副眼镜看人能看出人的寿命长短。我的祖父戴着这副眼镜，打量着店外来来往往的过路行人，大家都和平常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

“有一天，他坐在店门口打量过往行人。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哼着歌儿走过来了。我祖父

无意中从眼镜里看，眼镜里那年轻人的样子变得十分衰老，像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。我祖父显得特别悲哀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年轻人马上就要死了。”

眼镜店老板正讲得绘声绘色，突然停住了口，注意地看着我问：“你的眼睛怎么了？”

这会儿，我也觉得我的眼睛有些别扭。眼皮涩涩的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，什么都像裹着一团雾，甚至走了形，比如，眼镜店老板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很瘦很老，老得都弯腰弓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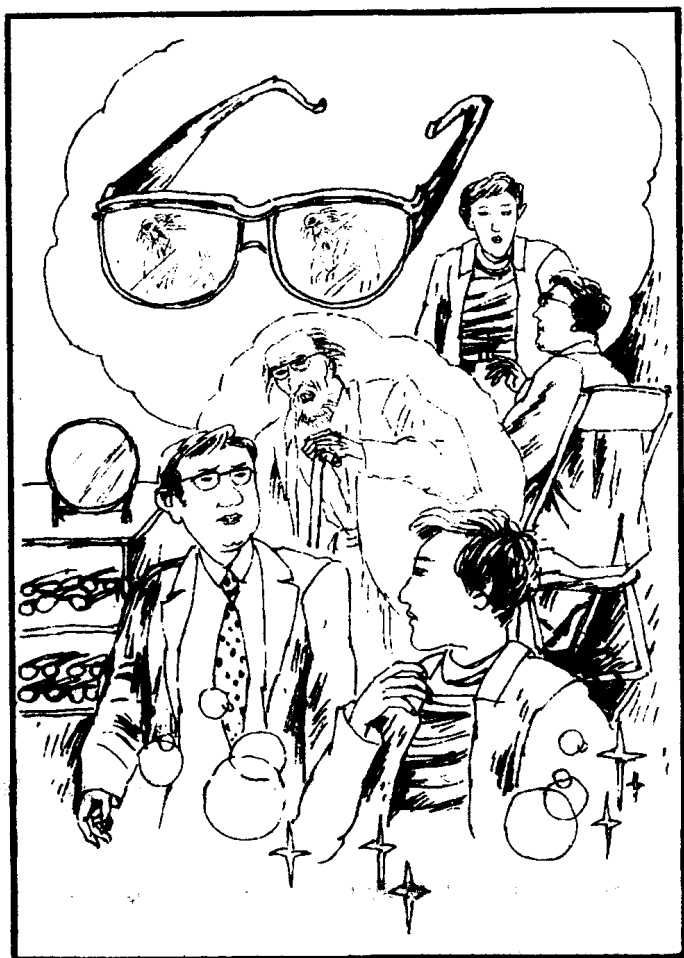
我哼哼唧唧地说：“我看不清东西。都把您看成了老头了。”

胖老板的脸一下子变了，变得煞白煞白。他惊恐地看着我叫：“你的眼睛怎么蓝了？是那副眼镜。那副眼镜就是蓝的。”

我急忙跑到玻璃橱窗前——啊，我的眼睛像是有些蓝，可又不太像，我实在有点儿拿不准。

我想让胖老板再看看。可他却像掉了魂一样，脸色灰灰的，愣呆呆地自语：“那眼镜也是蓝的，那眼镜也是蓝的。”然后撇下我，一声不响进到店里去。

夜里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眼镜店老板死了。



没想到，第二天他真的死了，听说是夜里心脏病突然发作死的。

我把这事和别人讲了，并让他们看看我眼睛是不是蓝的。他们都说一点儿不蓝，又都到眼镜店想看看有什么新发现。回来都说，胖老板真死了。

我爸爸知道了，骂我说：“你到处讲这事，你傻不傻啊？瞧着吧，这回大家都知道你眼睛会变蓝了，弄不好会给你起个外号，叫你猫眼儿。”

我爸爸说得不错，我是有点儿傻了。没几天，这一条大街都在传说，我做梦特灵，梦见谁死谁死。还说那怪眼镜在我这儿，因为变成隐形眼镜了，所以看不出来。传来传去，都快把我说成是鬼了。

这下可惨了，因为我胆子也不算大，我也怕鬼。

并且我也不希望我的梦真灵验，因为我又做了第二个梦。这个梦我是绝不能和别人说的，我要保密一辈子。当然我也可以稍微透露一点儿。我梦见我们班同学唐英了。她是我们班最漂亮的一个女孩，学习特棒，并且很活跃，决不是那种书呆子型的。大家都愿意和她接近。我觉得她

对我印象不错，我们是同桌，来往是最多的。可是我在梦里梦见，她叫我滚。

她对我说：“你滚吧。”

我一着急，还没来得及问她为什么叫我滚，便急醒了。

这样的梦我当然不能告诉她，也不能问她。更不能承认我的梦是灵验的。

二

然而，很快我又惹来了麻烦，还是因为眼睛。

这天下午，我们正在上自习课，坐在我旁边的唐英轻轻地捅了我一下，向着旁边一努嘴，小声说：“快看。”

我顺着她的眼光向窗外看去，我们的教室是在二层楼，可以清楚地看见学校围墙外面的那幢旧房子。旧房子的窗子整日蒙着厚厚的黑绒窗帘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两年多了从来没拉开过。我

们一直觉得很神秘，不知道那房子里有什么。

可现在突然拉开了。虽然只是一点儿细缝儿，可从细缝儿我们能看见里面。

我看见里面像是个挺大的书房。有宽大的写字台、书柜、枝形吊灯和厚厚的地毯。总之，里面的一切都很现代化。只是屋子中间有一个大柜子很是刺眼。从外表看，这柜子很脏很旧，黑红黑红的颜色，并且又大又笨，很像乡下人装杂物用的。我真不明白，一个漂亮的房间里，为什么会摆着这样的旧东西。

“你看见了吗？”唐英小声问。

我问：“你是说那旧柜子？”

唐英说：“不，是柜子上的眼睛。挺吓人的。”

“眼睛？柜子上有吓人的眼睛？在哪儿？”

唐英小声说：“现在，我也看不见。可我昨天傍晚的时候看见了。”

我正想问个仔细，唐英却埋头写作业了，她发现周围有同学看我们。

唐英是好学生。

放学后，我坐在位子上不急于走。我等唐英再来跟我讲柜子的事。可她一会儿和那个同学谈出板报，一会儿和这个女生谈去游泳的事。就是

不理我，好像把我忘了。教室里的人都快走光了，她还没有要和我说话的意思。我没趣儿地背起书包离开位子，都快出教室了。

唐英突然叫住我：“猫眼儿。你留下来，帮我出板报，行吗？”

我的后背一阵发烫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没问题。”你们想想，班里那么多男生，她偏偏叫我，而且直接叫我外号，一般来说，关系很熟的人才这么叫的。何况她对我印象一直不错，说我长得像郭富城。

在教室里就我们两个人，把板报画完了我才知道，唐英叫我留下来的真实目的是看那柜子上的眼睛。

三

天已经完全黑了，窗外，黑蒙蒙的一片，整个楼道里，除了我和唐英孤零零的两个，已经再也没有一个人。

唐英说：“昨天，我回家晚了，也是这个时候，我无意中向窗外一看，啊呀，吓死我了，我看见那房子的窗帘裂开了一道缝。里面没开灯，黑黑的。你猜我看见了什么？”说着，她突然吃惊地张大了嘴，显出一脸惊恐的表情，弄得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紧张起来。我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她不说话，只是指指我背后。

“我背后有什么？”我颤抖着，不敢回头。

“眼，一只眼睛。”唐英声音颤颤地说。

啊，我背后有眼睛？我顿时吓得浑身发毛。我觉得周围的光线更暗了，我哆嗦地问：“它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你背后的窗子上。”

我脖子僵硬地转过身去。

啊，果然有一只可怕的眼睛嵌在漆黑的玻璃上。

说它可怕，因为它实在不像是人的眼睛：一圈蓝蓝的眼毛在黑暗中隐隐闪着亮光，中间的眼珠却是灰绿色。

它就浮在黑黑的窗框上，一眨不眨地瞪着我们，阴险邪恶的目光中带着嘲弄，带着冷笑。

我吓得一动不敢动。唐英也吓得紧紧地抓住

我的手，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灰眼睛终于离开了窗子，消失在黑暗中了。

“你看出它的身体是什么样了吗？”唐英颤抖地问。

我说：“我没看见它的身体，只看见它的眼睛。”

唐英说：“你的眼睛不是有特异功能吗？”

我哼哼唧唧地说：“可，可那也不一定能看见鬼。”

唐英停了一会儿又说：“这鬼是住在那房子里的。”

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在房子里的柜子上也看过这只眼睛。”

我朝窗外望去，在朦胧的月光下，那大房子就像一只蹲伏在学校围墙外面的巨大怪兽。

“啊，里面有灯光。”唐英紧张地叫。

果然，黑黢黢的房子里好像有灯光，可这灯光也真有点儿怪，它不是亮亮的，而是暗暗的，就像一团鬼火。隔着黑色的绒窗帘，在房子里面荧荧地闪烁着。若不是在黑暗中，根本看不出来。

我和唐英一齐拥到窗口，睁大眼睛向那房子

里望。

我们看见了那个沉重的大柜子，在柜子上有一点亮晶晶的、暗蓝色的东西。

“眼睛，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的那只眼睛。”唐英抓着我的手，她的手凉凉的，有些颤抖。

我刚要鼓起勇气安慰她：“不要怕，有我在。”可话还没说出口，却听见唐英用更惊恐的声音说：“手，那儿还有一只手！”她的手指着大房子的窗子。

我也看见了，在大房子的窗子里，好像有一张写字台。在写字台后面的一张转椅上，软搭搭地垂着一只手臂，没有头，没有身体，只是一只白白的手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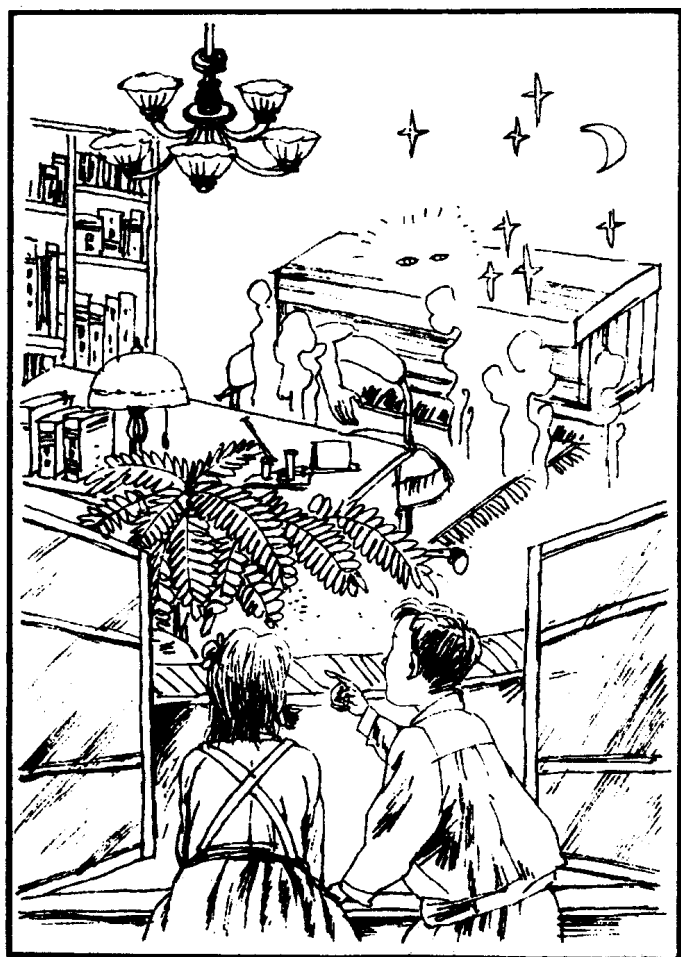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看，那是人手吗？”唐英的声音几乎小得在喉咙里。

“也许，那只是一只长手套。”我壮着胆子说。

“我在街上看过卖女人戴的长手套。”唐英也说。

然而，那手臂似乎动了一下，我怀疑自己眼花了，使劲睁大眼睛。

那白手臂真在动。它孤零零地浮在转椅上，



轻轻地摇着，似乎在舒展自己的筋骨，又像一个鬼魂一样，慢吞吞地向四周打量。

我张大了嘴，紧张得透不过气来。

白色的手臂动得更厉害了，向前伸着，向着写字台一下一下抓着，又好像在向我们招手。

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，听说鬼会迷人，要是看的时间长了，说不定，我们会被它迷住，招过去。

我小声说：“我们走吧，别看了。”

唐英也说：“对，赶快走吧。”

四

我们匆匆出了教室。楼道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儿声音，到处都是黑黢黢的。清冷的月光从窗外照射进来，把斑斑驳驳的树影撒在楼道的水泥地上，更增加了凄凉、神秘的气氛。

我好像听到了一种声音，窸窸窣窣地响起来了，若有若无，像是人的脚步声，又像枯树叶不

断落到地面的声音。

“好像有声音？”我对唐英说。

“是在我们后面。”唐英也小声说。

那声音果然是在我们后面，越来越近，“啦啦啦啦，”在寂静的黑夜里显得特别清晰。

我们吓得停住脚步，一动不敢动，我觉得，我的呼吸都要停止了。我麻木地等着，不知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蓦然，一只手从背后伸出，重重地搭在我的肩上。

我想起了那只飘浮着的白白的手。

我吓得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了，不由自主地一甩胳膊，转过身去，大声叫：“谁？”

我看见了一个黑黑的、胖胖的影子，他的脸模模糊糊的。

这人我怎么眼熟啊？

“是你？”他的声音又涩又冷。

“你是，你是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是。”他遮住了自己的脸。

我睁大眼睛，探头向前看，大吃一惊：“啊？是他？”

他仍旧用两手捂着脸。声音涩涩的、冷冷